

西山題跋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註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

西山題跋

卷之二

汲古閣

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爲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志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爲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峰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峰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

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伍文之黨元才子始爲御史
號稱勁挺晚節故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
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
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
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
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爲二子之所爲乎予觀江郎
三峰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
諛爲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邪惜
西山題跋
卷之二
汲古閣

其沈淪選調所蘊卒不少施爲可歎耳君評論古
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揚雄
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
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
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
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

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
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
謂膏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廬山入太
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
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
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
道德二經纍年然後闚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
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
汲古閣
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
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
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
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
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邪今夫大圭拱璧天
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焉繅襲
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
韞襲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

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非
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
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
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
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
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
爾吾儒者不顯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
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
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
取焉子以爲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
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塋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
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
子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
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朞功之
戚下洎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
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
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
者常懔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
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
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五

汲古閣

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
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羸知向道息
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
矣其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
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
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
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旣有人銘
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

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息甚妙息之正亦甚妙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六

汲古閣

又曰徒息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旣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旣皆與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

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某以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七

汲古閣

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誚其闕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訢戚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邪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

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爲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西山題跋

卷之二

汲古閣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于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躄立者易能而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于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未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通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爲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旣爲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九

汲古閣

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是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爲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
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
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
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
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
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邪
而我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
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旣已大治獨近習有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
汲古閣

窺嘖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
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
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
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雖阜
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
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東高閣之語學

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
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
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
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
辨自謂時雖不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
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益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
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
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
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
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
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
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一

汲古閣

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二

汲古閣

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歎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何邪蓋仁者道體之全精麤本末大略完粹矣有罅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

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平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爲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三

汲古閣

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峰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爲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扣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爲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遂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最難唯大忠大孝不埃修鍊而得其說

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
孝子爲之非可幸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
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
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橘中邀商山
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畱茂潛樓賜叔
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輅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四

汲古閣

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管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大之德其情則
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與端褻氣以之正朝
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菴朱
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菴已深
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強蓋庶乎不負先
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
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櫻

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
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
過區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物
爲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
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
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著龜也方寧宗初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五

汲古閣

衆賢盈庭而文公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
亡愧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
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旤哉拊卷慨然爲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
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
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
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
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
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袁
洙泗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
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六

汲古閣

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
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
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
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
生之切於爲人則一也宐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
仁而爲之標略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
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
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
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卽
縣以輸某等旣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
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於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
常不堯教而能也然自晉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
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爲僞哉蓋天命之性
雖人所同而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七

汲古閣

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穹閭下
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
與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
蓋風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
聲其斯之謂歟恭惟聖明初政它未遑及推本先
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
之厯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

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爲亡愧而兄弟旣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八

汲古閣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憺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

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
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天永命身與家
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
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
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爲弟昆
雖顯時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
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
丞相旣世秉鈞衡將漕亦薦持使者節以文學政
西山題跋

卷之二
十九

汲古閣

事自見於世管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
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旣豐將漕尤薰然慈
仁所至以拯民卹物爲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
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
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肖爲
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
之本指云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澡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涉遠自邇未有不_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于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歛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一

汲古閣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氷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予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

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爲否爲未濟反者爲泰爲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邪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養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不可也難者乃解旣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一

汲古閣

云

楊文公真筆道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二

汲古閣

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空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

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畱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爲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爲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三

汲古閣

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邪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爲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

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
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
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
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
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
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卽
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
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四

汲古閣

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仙游
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
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倖求
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
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爲錄以示
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

泣于旻天又曰無辜顛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
爲天蓋可以號而愬可以顛而聞可以嘽而咎也
古今載籙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
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嘖呻歎愴未嘗不亟
聞未嘗不亟應也世特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
家者流遂以爲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咎
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
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乙之在天果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五

汲古閣

何神邪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
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
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
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卽此神歟嗚呼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
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
哀祈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爲欠輯
之意觀者其詳之

敕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劍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旣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六

汲古閣

旣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季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爲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爲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敕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咎者帝王受

命顓穹爲神人主旣設爲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爲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爲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卽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沿循不廢歟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敕郡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必蕤薌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七

汲古閣

以善誘人暴傲化服雖盜賊亦爲革心其沒也旱
澇扎瘡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乾道戊子歲邑大
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祇栗厥心惟師焉
依精誠屢殫休應迨格四封之內迄爲康年熙熙
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莩吾土實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
俾闔境旄倪傾戴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
無斃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八

汲古閣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爲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
僊人神農時爲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
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
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
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邪至
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于世則雖非真出於古
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

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嶮巖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爲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二十九

汲古閣

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陰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爲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揚君齎父樂於爲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

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

汲古閣

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鶻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卽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卽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一

汲古閣

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鷲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也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羣賢以涖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爲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於柳蓋帝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

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間薈
火始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
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
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古
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兪君應龍之建是祠
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君栗旣誌其事某復
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
天實使之而非兪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二

汲古閣

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
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
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
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
之厘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
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

一經不能遍覽況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況羣書乎然爲彼者不妨坐竊寵榮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粟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爲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三

汲古閣

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予嘗觀諸隴畝之間平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壟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邪爲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適爲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
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旣又再
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羣玉間公時
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
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畱茂潛及某
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
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眊公有若微哂者
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四

汲古閣

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
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
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
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
間章蔡諸人不得偕此以綱善類然後知公精識
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
化初方大治權臣反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爲
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

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燭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畱慨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龔賊犯邵武守臣王埜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五

汲古閣

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爲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鄧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于理其

迨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
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六

汲古閣

西山題跋卷之一

終

西山題跋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
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
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
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
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
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譎然
西山題跋

卷之三

汲古閣

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掩信乎有二公之風
也舊傳公築第旣成有訝其門太庫者公曰異時
使寵婢乳媪可開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
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
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
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
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于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

西山題跋

卷之二

汲古閣

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夔夔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麓
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
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九百數
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
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
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
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

西山題跋

卷之二

汲古閣

傳授者旣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
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
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
答往往破的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
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
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
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
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

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
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
傷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
中有切切惓惓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四

汲古閣

心尚當油然而生況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
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愿謙二弟詩皆睠焉有前修
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
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
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
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

矣三復此編爲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畱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工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五

汲古閣

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爲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

其眠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凡爲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座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六

汲古閣

子來徃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于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于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七

汲古閣

跋山谷黃檗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檗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眡以爲法

跋黃君汝宐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

有對越上天而可媿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感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改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爵僥幸一得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八

汲古閣

而已他奚邴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宐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管爲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燕私虞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

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
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
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
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朋友不
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
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九
及古閣
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
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
陳必勇皆善之自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
性則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曾子於此必
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
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
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
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

以爲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爲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爲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繭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爲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爲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

汲古閣

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愒之方是時元勲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姱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波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公旣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羣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

勉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
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管有問心遠之義於
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
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
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
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一

汲古閣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
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才高而
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
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
知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向未嘗知其名字一旦
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粵腴可喜見

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盲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廼不之知然則士沈淪蓬蓽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湖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顛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二

汲古閣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宐紹吾易學曰沉女宐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旣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

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
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
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
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
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
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賄仲
子納郟鼎皆据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
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
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
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與指昧者析之
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
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
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
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

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
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旣爲
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
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
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
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
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四

汲古閣

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
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
褻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
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
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
蠹楮學者寶之空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

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固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猶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韻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晉河汾王氏謂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五

汲古閣

文士之行可見今卽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款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
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
壤蹂松溪毗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票疾如風雨公
募民爲彊弩手射卻之繫其渠五六人遂大犇北
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
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
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
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國衆以爲宜主僧亦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六

汲古閣

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
忠孝大節旣偉然爲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
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爲簡穆與
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
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
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

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
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
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
就貶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
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
泯某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
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
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
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咎聖賢所爲乾乾終日
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義氣今猶
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此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
十時書也筆勢適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
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
書而篆之每歎咎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七

汲古閣

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有子更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爲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潭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寘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旣幸敎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羣邪崢嶸設爲黨禁網天下士凡先

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擲刻弃惟恐後而詹公於此
迺始刊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
知不爲禍福所移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
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
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攜以相示
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

西山題跋

卷之三
十九

汲古閣

修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
峰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
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
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
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
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
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

汲古閣

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

與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淡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一

汲古閣

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宐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羣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旣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二

汲古閣

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餗獨幹斗樞明譽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嘗公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向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

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玉
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
蓋公之爲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
似之彼世之瑀章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蔑
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故不見集中豈以言論
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
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
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
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三十三

汲古閣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砌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爲主管
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
心伙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于屬
侯先往賑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
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咎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
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

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幙
屬宣力者侯爲最多訖事民得無殍死溝壑侯由
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
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
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
告曰咎者江東採荒之事某幸與聞其所記本末
具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
不爲無益旣鉅諸本其盍爲我序之予惟趙侯咎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四

汲古閣

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去幙府財十
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失豈非心乎愛人者
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
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略題于
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峰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實踞其
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翔小

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羣山回
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
爲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
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
待窺牖而粲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
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
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羣從多好學
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五

汲古閣

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
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修之益
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繭雲探月而念念在是
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囂塵者等爾康
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
謂是邪旣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主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

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
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
未果君嗣成父志卽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
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
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
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
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
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六

汲古閣

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
昇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
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僇無免者過君之居獨
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
家廬舍邸墅皆全晉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
之閭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
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
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如盜賊亦

知毋負君之德然則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致幕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彌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七

汲古閣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息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寤而權臣氣燄冰解

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檜乎
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
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後後制刑然
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
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太臣與洪文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八

汲古閣

惠公時以宰相承認詔命當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
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
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公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
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
蠲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遠古作高處不減二
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

貫綜至理蓋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魯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二十九

汲古閣

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

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闔侍郎十有八耳
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
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
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
愛人之仁如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乙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遽量未若
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
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
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
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洵之際而自處泰
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眎某
咎負臯時掩關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
遠也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
君於復齋爲德友故其游從密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三十

汲古閣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
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
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
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
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
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
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軻號爲儒者
極摯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三十一

汲古閣

於學子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
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
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
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
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麤淺不知理卽用卽理
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
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
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

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略

三略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諱而歛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之傳於後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少嗜此書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三十二

汲古閣

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重事而可以不知平仲於是

跋祕閣大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韞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熾巧極其凋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

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息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三十三

汲古閣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聞天台劉君深父爲侯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妮妮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

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
侯官幾時不復起而余闢葺無比闕一世後乃更
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
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爲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爲故
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
爲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

西山題跋

卷之三
三十四

汲古閣

清逸弗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
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名鼎至之秋
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旣而爲唐家三帝出建
大勲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
真能駮鸞跨鶴食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
況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
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清逸勉
乎哉杼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

斯謂孝勳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
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
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
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
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
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

西山題跋

卷之二
三十五

汲古閣

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書言天分
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
窮乏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
我不旣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
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一日建安真某書以還
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

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
及此可但以詩入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廿日題
山谷評帖云宋齊間翰墨之工皆藉師友淵
源凡作文亦然語云岷山之源僅若甕口桐
柏之流僅能泛觴卒之成江注海其源遠也
真文忠公慮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自
幸與朱子同郡宗之若岷山桐柏限爾時權
相立異學之名力錮善類慷慨上書真可謂

西山題跋

卷二

江古閣

底柱灑灑堆成壯矣其選文章正之若千卷
以詩歌一門屬劉後邨後村所取者削其大
半如漢武帝秋風辭因文中子悔心之萌一
語不肖編入貽誚于趙儀可輩然風教陵夷
之日亦政不可少此一派故其題跋雖無坡
谷風韻余編入函中却如三公衮衣象笏拱
立玉墀之上其巖巖氣象可令寒乞小儒望
之神懽海隅毛晉識

